

太阳崇拜

赵继阜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太阳崇拜

赵继阜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成都

登记证号 (川) 新字006 号

责任编辑 勤 奋

封面设计 筱 奚

技术设计 赵 励

太 阳 崇 拜

赵继阜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新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42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1999 年4月第一版 1999 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10-1562-8/G·14

定价: 22.00 元

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
大报天以主日。

《礼记·郊特牲》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显诸仁，藏诸用，鼓
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
德大业至矣哉！

《周易·系辞传上》

目 录

导 论	(1)
-----------	-----

上篇 太阳崇拜

第一章 太阳崇拜的产生	(27)
第一节 创世神话	(33)
第二节 太阳神话	(50)
第三节 太阳崇拜	(67)
第二章 太阳崇拜的表象	(81)
第一节 行为系统	(84)
第二节 语言系统	(111)
第三章 太阳崇拜的特征	(149)
第一节 普遍性	(152)
第二节 差异性	(167)
第三节 神秘性	(177)
第四节 包容性	(185)

下篇 太阳崇拜的嬗变

第四章 王权系统	(201)
第一节 化身	(206)
第二节 传人	(214)
第三节 攀附	(219)
第四节 感生	(222)
第五章 英雄系统	(229)
第一节 战神	(235)
第二节 英雄	(247)
第六章 符号系统	(263)
第一节 简形	(270)
第二节 变形	(287)
第三节 异形	(306)
后 记	(343)

导

论

当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直立行走，并试着用前肢打制石块时，他们就把自己从自然动物中分离了出来，把自己造就成了一个新的种属——人。人从此就和其他一切生物区别开来，成了马克思引用富兰克林定义的“a tool 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①。

当人初成为人时，他们思想上的混乱和心理上的恐惧是存在的。他们生产能力低下，生产工具简陋，相对于浩瀚的大自然、神秘莫测的太空，就易使人们具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感了。大自然的强大和人类自觉其渺小之间造成的巨大的反差，促成原始人类不得不拜倒在自然物面前，以图寻求自身和自然物之间的和谐，“万物有灵”肇始了。在他们心目中，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各自的灵性，人只是其中的一员。这些灵性高居于这些自然物的本体之上，甚至有可能是上天宝地，就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人的灵魂出窍以后是超越了人的生物本体的，可以上天入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作为其中的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与众多的灵性力量相抗衡的。“恐怖创造神”（列宁语）。既然人类斗不过万物，倒不如用自

^① 《致马克思》（1882年12月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21页。

己最好的东西作为牺牲去献祭，以求取悦于神，消除神灵的愤怒，确保人类的平安幸福。于是，人们开始了崇拜祭祀礼仪活动，自然物就成了具有崇高神性的灵物。恩格斯说：“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①这一方面表现出原始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软弱无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古代人类力图努力认识自然，并企图驾驭自然的奋战精神。虽说他们的表现显得有点“猥琐”，不如他们子孙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的伟大、持久、顽强和深刻，但是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苛求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应做的一切。

古代人类虽然深信“万物有灵”论，但并不是见神就拜，他们仍然有选择，甚至有严格的选择。普列汉诺夫说：“原始人相信有许多精灵存在，但是他们崇拜的只是其中的几个。”^②一般说来，他们崇拜祭祀的对象与他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尤其与他们氏族部落的生存繁衍关系重大。因此，一个氏族部落只能有一样东西最受崇拜，因而形成原生态图腾崇拜。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氏族部落各方面的需要，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会形成比较多的准原生态图腾崇拜或亚原生态图腾崇拜。这在远古各氏族中都有大量存在。但是原生态图腾崇拜是最原始的，也是氏族部落中保持最久远、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一种崇拜。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社会习尚、社会爱好、社会制度、社会心理、个人情感、个人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11页。

心理、个人行为准则、个人思维定式和个人审美情趣等各方面都会留下它的烙印，即使这种崇拜以后有嬗变、转换，甚至以后不再存在任何崇拜的形式了，但是这种印记却仍然可以寻见。

既然人类已经成为有别于其他生物的高等生物，当然也就不会甘受被支配地位而不觉醒，他们仍然要运用自己的灵光去认识周围的自然，去建构自己的世界。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原始思维的直观、感性、质朴、玄想和形象性，并没有掩盖原始人类表现出来的观察、思考、探索和认识世界的追求精神。我们知道，当人类处在求生存的状态时，他们必定会产生众多的需要，生理的、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等各个方面的需要都会渐次推到他们面前。对于前面的几项需要，原始人类也许可以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这与其他生物的需要有共同之点。但是对于精神需要的追求与否，这就显示出了人类的特异性。这是其他一切生物不可能具有的。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使人类高居于其他生物之上了。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①

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类，也就在于他

^①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9页。

们有此原始思维，因而表现出一种探索意识，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庄子·天下》中说：“南方有畸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黄缭当然具有探索精神。《庄子·天运》开篇的一连串质疑，“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等和屈原著名的《天问》中的182个问题，其中尤以问天的二十几个大问题，也同样是体现人类探索精神的最好例证。

具有探索精神的古代人类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四周时，所见者无非自然万物，但是当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上天时，他们就不仅仅看到了蓝天白云，风雨雷电，而且还有一轮鲜红的太阳。也许，他们起初对太阳仍然只是与其他神灵平等对待，但是后来他们一定是惊奇地发现，那一轮远离自己高挂天空的火球，真正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和丰富的内涵。相对于地面上自然万物的荣枯，可近观可触摸来说，它永远东升西落，永远是光明和温暖的使者，并且永远高挂蓝天，俯视大地，呈现出傲视万方又亲切和蔼的神秘感。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是它催绿了青草，催熟了果实，催得大地万紫千红，催得自然生机勃勃。这一切，对于具有原始思维的古代人类来说，当然就再也不会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了，同时也就引发了他们的探索兴趣。这轮火球是什么？从哪儿来？往何处去？何以天天东升西落？何以光热永远不减？等等之类的疑问也就充溢在人们脑海中。只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过于艰深，因而不可能有丝毫的解惑。相反，却只能增加对这轮大火球的崇拜，只能匍匐在它的神秘而巨大的光热中。如此，太阳崇拜便从其他崇拜中逐渐分离出来，并进而成为原始人类主要的崇拜对象。

我国古籍中记载下来的上古人民最早传唱的一首诗，就是崇拜太阳的歌。《尚书大传·虞夏传》中记载的《卿云歌》曰：“卿云烂兮， 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显然，这里面是对太阳的礼赞。同时，人们还进一步探索为什么要礼赞和崇拜太阳。《礼记·郊特牲》中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郑玄在注文中指出：“天之神，日为尊。”“以日为百神之王。”孔颖达在注疏中也指出：“天之诸神，莫大于日。祭诸神之时，日居群神之首，故云日为尊也。”“天之诸神，唯日为尊，故此祭者，日为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于是我们就从中看到了上古人们“郊祭”加牲“主日”的原因了。这就似柯勒律治在《古舟子咏》中所说的：“谁爱得最深，就祈祷得最好；一切事物既伟大又渺小。”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佐西马长老所说：“青年人，不要忘记祈祷。在你的祈祷里，如果它是诚恳的话，每次必定会闪现出新的情感来，而在这种情感里，还包含着你以前所不知道的，使你得到新的鼓励的新思想；这样你就会明白，祈祷就是一种教育。”是的，太阳崇拜中必定有大量的祈祷，不论是物质的牺牲还是语言的载体。

当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经验的自我，是一个社群的自我，它就只能在理想的世界中才能找到自己适当的社会位置，这一事实必须推动人们去祈祷。^①

如此，太阳崇拜的内涵就多了一层自我超越的东西，而

①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

成为原始人类企图认识自然、驾驭自然的一种手段。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指出：

即使诸神也是可以驾驭的。一个凡人可以用焚香、卑辞许愿、奠酒、供香料等手段来左右诸神。^①

太阳崇拜之所以能成为古代人类诸多崇拜中最重要的一种，并受到统治者特别优待的“主日祭”，普通民众的膜拜礼赞，这当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太阳具有的奇异、神秘和权威。当它高悬于蓝天，把光明和温暖送到人间时，谁不会为它的不可思议的奇异所惊异呢？当人们绞尽脑汁，却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它究系何物，而且连看它一眼也要使人眼睛疼痛流泪时，谁又不会为此而深感神秘异常呢？还有，不管世上自然界如何变化，人世间几多沧桑，它却照样以它的光和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东升西落，表现出一种顽强的巨大的权威；谁又不会因此而震惊呢？

相比之下，世上所有自然物神灵显得那样弱小、猥琐、短暂。既经不起时间的严酷的检验，更不具有空间上的广泛的适应性。它们只会龟缩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苟延残喘，没有足够的力量跨出去，到外面的大千世界上去主宰一切。它们或许奋斗过，但是地球上复杂的地形和多变的气候却总是把这些自然物囿于一定的范围，即使冲出去过，但又总是退了回来。世上自然物神灵具有的这种致命弱点迫使原始人类不得不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上天的太阳。人们不会永远停留在

^①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1954年。

“万物有灵”上，尤其是当发现太阳身上具有奇异、神秘和权威时更是如此。人们需要一物崇拜就像人们需要一人领导一样。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反过来又促使世上的氏族部落首领们去努力寻找能够统辖万物神灵的主宰物。太阳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被“选”中了。

刘汝醴先生在论述到古埃及时的情形时曾经这样说：

古代埃及人像其他的古代民族一样，当他们在生产中抗拒不了某些自然现象的时候，对于自然界的威力，始而畏惧，继而崇拜。同时又作出许多努力，企图解释这些自然的变幻。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的神祇，如日、月之神；水、火之神；天、地之神等等，用来证明自然界威力之不可抵御的原因——神在操纵。对于这些法力无边的神，他们顶礼膜拜，祈求这些神的权能和威力在他们生产活动中成为有利的力量。因此各个神，依照他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和性质的重要等次，被分别定出尊卑。随着埃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太阳神、尼罗河神等被提高到首要的地位，也是容易理解的。^①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关于宗教起源的学说，认为宗教一神话观念和哲学一样，都起源于对天体运动和宇宙创生问题的惊奇感。他说：

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

^① 刘汝醴《古代埃及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5页。

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的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①

亚里士多德所言极是，对自然和天体现象的惊奇，就容易产生崇拜观念，这又以太阳为最，因而太阳神灵就“为百神之王”了。

人类是一个具有多种需要层次的高等生物。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容易的，但是精神需要的满足却是相当艰难的，因此，人类总是在自己前进的精神足迹里留下斑斑血迹。崇拜对象的选择，就是人类十分苦恼十分执着追求的一个课题。人们总是想寻找一种无可争辩的崇拜对象，最好无可争辩到一切人都会立刻同意共同对它表示崇拜。因为不管什么人，氏族部落首领也好，普通氏族成员也好，这时大家关心的已经不再是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的崇拜对象，而是要让整个氏族部落成员都信仰它、遵从它、崇拜它。这是一种崇拜的需要，一种精神的需要，一种心理的需要，也是一种权威的需要。正是这样的需要的存在，给每个人以至从开天辟地以来的整个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痛苦，也是最大的幸福。为了达到普遍一致的崇拜，人类总是爱用刀剑说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崇拜对象，就互相挑战，于是类似十字军七次东征一类的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圣战就发生了。（当然这些战争的作用并不仅仅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页。